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一十一

記十五

城

萬勝岡新城記一首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一首

杭州羅城記一首

歙州重築新城記一首

萬勝岡新城記

集作錄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
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
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
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
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
乃集無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拆而西四十里營

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還以集作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旣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澆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顧其集作爲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

脈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至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旣周且厚始爲集作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其集作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集作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具集作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覽集作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族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履寇進

退數里集作急攻寇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延

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

渡者以為兵怠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

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

是時李時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

較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覽集作賢繼繼轉鬪而歸十一年夏

高霞寓敗於隨集作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

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

百人從險道夜行集作無街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

屠其堡衆三十餘集作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集作傍安陽山

破其上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

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

而客亦有來誥集作誥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

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

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鍾乃吾之部多吳

楚耕敗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集作恇

恇如偷見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為

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歌谷之

間與寇決鬪譬由畜琨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君之嚴城

以固其意今日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

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以壯所恃如

日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

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
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
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
集作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常斯
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第非戰事不
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
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
之人耕桑自力展集作轉相屬曾不爲寇虞此將軍之功
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
今將軍不以此爲百全之基驅豹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
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集作將軍之指東土

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
河塞十有餘年集作若僂之忘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
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集作已死効夫
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
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從集作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
賤之棄焉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
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
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收集作之下
矚賊壘分練集作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集作起拆幹迴
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蒞
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

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九十合會
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
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
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
集作西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棄廬宣之軍先遁去卒
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闔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
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
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
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羅隱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龐勛王郢觝卑古觸字於

前仙芝君長踐跡於後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瓦解
爾枝牽蔓引可口而咬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
剗剔之不暇雖十室之色三戶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
以抗之况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繫倚者乎杭之別部舊有
八郡之目其始以破山倚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
領者令副戎杜君君尋其擒逆朗於京口破從實於毗陵
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付其兵於子弟焉撫於內者曰
建思禦於外者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孚相一作
泊君解印而歸淮叛淝偷連壓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
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於
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帥有令惟汝克從

二之日度其資量下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稟三之日
 命其將曰可球汝當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吾
 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侂汝工一作王曰温汝率鐸令等
 二十一將翼侂以進曰鄧泊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
 卒以介於侂之左右曰飭汝司吾儲廩謹吾出入城者若
 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
 四月庚寅蟠東蠹西岡連城周一作離植乎二千五百步
 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毀擔時不妨務夏五月甲辰司
 徒犒群師于城下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楊行密持淮
 南節以稱盜豕突剽衝擾我疆境而東安郡尤為其所忌
 行密藏一作城安仁義之精銳分田一作惡陶雅之敢勇以攻

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曰我軍憑其城斃賊將于城
 外者數四溝塞塹堙悉以一作其等色自是群寇不復有圖
 荆一作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為捍城非人則無以自
 固不有城也人何以一作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一作
綬又竄保城火建寧不守一作清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
 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淮一作宗一
 濮陽吳降已下南汝袁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
 也吾鄉則君建至于子弟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
 武之柄倚伏而然後一作疑復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
 嘗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一作九鼎羹沸文既
 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君杜君以鑄勒見微敢

不堅讓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前人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
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
時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
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
卑每至黜閣士馬不足廻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
以南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
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為牧人
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遂
蹶于苑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

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瓊巨浸輾閩夷之舟楫北倚郭邑
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權倖偷之無狀則向者吾
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
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
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豈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
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
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
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一作某年
月日記

歙州重築新城記

楊夔

天祐丁卯歲月直辛亥有星自積水流入于輿鬼知天者

曰與鬼之宿是為鶉首於辰在未之衡日丑為星紀則牛
斗之分也據茲星祥秦之鄣郡漢之丹陽其有水為沔乎
厥應當在戊辰之丁巳明年夏四月辛丑宣歙睦兩周一
甲子平地水丈餘四日而後止新安郡之新城繼為暴水
所汨雉堞咸圯都帥太尉潯陽公周視其壞色沮神感一作
感將捐去而莫脩則功存之可秘也將徵役以完舊則民
勤之可憚也迨于兩月不遑發命又念強敵未殄方礪鏃
伺間豈可惜費重力慢蓄輕守以速寇心乎秋八月乃頒
役於五邑先降簡于邑令且誠其程功無使隱民死於家
族擅諸利俾率怨于下以益上者二字一作吾匪德也邑令承
命躬自閱籍功之延促事之繁簡由窶向豐罔有弗均於

是五邑之民不再命而磨至於新一作城城之下凡板榦

築之用皆未令而其初公巡壘觀設一作審贖厥由且歎

其雖新水之異以害茲城亦始構之踈以稔其失也烏有

於泛沙流石之上而能為永永之基哉乃命指揮使劉贊

徐璋三城使朱環及節級等各畫分而督役遂諭以城之

舊址浮而斯濫今當發深一仞抉去砂石實以精壤重加

鎮築然後廣其宿基增諸石一作版必使堅永侔于鐵壁

役或務棘棘則民瘞築或務感感則民疲弗棘弗感繫爾

曹寬猛之有中_也無以苛忍相矜無以過速為伐諸侯受

教夙夜胥勗勉于恪勤以勵厥躬故執畚者繩繩操斧者

誦誦輦壤輸財蟻列子臻笑語忻忻一作聽聽爭先有期自旭

文苑英華

及晡役未嘗懈遠而望之則疊巘層巒屹如天設迫而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倚崖束山抱建邦則險此焉是觀自八月庚子興役暨十月之壬寅而役罷工者函斧築者閣鍾太尉潯陽公建旆而巡諸乃曰城之完屋之新寔麗寔堅非諸邑之奉公焉得民不擾而力齊乎非諸校之盡節焉得役不煩而功速乎所以見二三子之忠勤以佑吾政也自公之臨是邦也法明而兵勁刑審而罰中故民樂其化安其土及徵庸而屬邑之民父誨其子兄教之弟以公之問俗也未嘗有猾吏之擾以公之撫封也未嘗有外寇之虞以公之治戎也葵藿之禁無敢有觸者以公之獎善也鱗介之美無敢有侵一作無者故十五餘年

縛縛焉如鱗之潛遇其淵廣雍雍焉若禽之棲獲其蒙

絕釣網之慮無畢一作羅弋之患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見于我公矣今水壞城壘重興畚築苟或進退不副公

之用是謂奸慈父之命其為悖戾神豈爾容哉故民不俟

令而爭集不勞促而自課非恩信之昭感何以迨乎此哉

一作勞於戲事有奇績有異不克稱頌以流于裔秉筆者之

過也閱鄉揚獲自勝弁力學以暨於髮落齒墮屬茲喪亂

泊在民伍獲承公殊衆之遇每歎其有志無時許將其促

鱗弱介遊泳於豐沼無以酬獎之意敢撰重築新城記以

獻時歲在降婁周正之月十一日記

校四三十一字

成事及此... 公未也

與世閱際... 變自翻

一... 亦... 亦... 亦...

今而中... 不... 而... 自... 焉...

之... 田... 長... 節... 故... 慈... 父... 之... 命... 其... 為...

世... 其... 于... 好... 公... 矣... 今... 水... 梁... 淵... 鼎...

盤... 陸... 際... 之... 可... 無... 早... 年... 非... 女... 之...

輪... 然... 言... 收... 補... 之... 替... 齒... 其... 點...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二

記十六

城門

楚州脩城南門記一首 全義縣復北門記一首

水門附斗門

通愛敬陂水門記一首 汴州東西水門記一首

新脩漕河石斗門記一首

橋

汾河義橋記一首 中渭橋記一首

井

義井記一首 觀風驛新井記一首

城門

楚州脩城南門記

鄭吉

今上元年春正月楚州新作內城之南門何以言新因舊
 之去也何以言作更從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諸侯臺
 門也何稱內城別於外郭一作非也春秋傳曰南門者法門
 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楚大邦也日者草創南雖
 設譙門卑且陋但闔兩扉為露棚於前振軍旅一作馬露
 棚不能蔽風雨亟理而亟壞由是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公
 新作之公名荀隴西城紀人用文學德行進嘗言於賓客
 曰走前為戎曹郎白於執政曰太平時天下有府兵今散
 矣而折衝果毅郎將戍官等輩尚冗食焉艱難後天下有
 州兵而軍籍多空名庫兵皆刻一作腐安不忘危易道也

有備無患軍志也晉室尚清言胡馬諫河洛天寶怙富庶
 燕盜腥中原職司一有空字其守言非出位宰相公財之當時
 執政雖似不為意他日揖走於列曰沂淮而上一作止達於
 潁而州兵之益團練者纒聯五郡焉楚最東為名部疆土
 綿遠帶甲四千人征賦二萬計屯田五千頃凡兵賦食三
 者相通也公嘗亟言兵願試鋒穎焉召對延英得列以聞
 可脂轄矣故遂授銅虎符竹使符來此公始下朱轡邊視
 城洫簡兵甲閱卒伍若不適於意者楚人再無歲負租逋
 穀甚多乃去鄉胥之喙害民者歛賦與之緩期人戴其惠
 征租力人入一無入字矣得善用籌者勾稽公物之出入扶負
 財且二百萬俾軍吏之敏察者覘公田之稼得將隱謾之

又范氏...

宋景

穀不超萬斛掌公財而坐于市占軍籍而蔽其家計其入
 僅足其廩食牧財而斥其人外廐有征馬雖不滿四千蹄
 而橐粟脂藥之用圉牧將卒之列繁且耗公曰幸天下無
 事就有道一作既而此悉罷去之月省費三萬藏有帶財
 矣乃完補卒伍乃犀利甲兵乃飮飽吏士乃恢崇規制掾
 曹有公膳牙門有常饗胥史有官厨衛卒有給食合而言
 之曰廩食錢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歲用不足常自正月
 迄于仲夏凡曰廩食錢者皆半之俟歛新賦而后復之或
 災沴水旱賦不畢入於終歲不復公曰寧損他費焉有責
 其盡力而使之歎復耶悉調之仍筆於檢日用約若今歲
 後或不易羊羹之敗其無虞乎由是吏胥醺其德將卒許

之死矣士伍寒燠有若賜衣詔以歲貢征緡賦之嚮者
 輕幣重而賦之以帛而士得其贏今也泉重而幣輕猶賦
 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畫一作賦以緡苟
 不足即與帛而時其物之價而直之既聞令謹聲動壁壘
 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乃新南門巉然而樓增
 以舊五之二焉劃為雙門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夾築高阜
 類觀闕而非者九一作軍壘皆爾命之曰却敵慮壚土之
 意陂陀也鱗臂而塗固之周施檻楯其賜也建大旆鳴笳
 鼓以司昏曉焉其戎也卷旆授袍於樓中以謹擊析以嚴
 教令以壯都鄙以張軍聲為理若此足塞執政之云兵賦
 食三者相通試鋒一作穎之說矣凡畚築攻木甃甃塗暨

者無慮備於軍伍而州閭人皆來縱觀耳既休役勞工顧謂吉曰子學舊史願爲我記日月不願黼飾空言曰古者國有史舉事必書舉國有詩王者採之知其國之風自秦郡縣天下史之與詩皆止矣獨有銘功記事文之金石者近於國史國風之類歟然言之不文不能播遠請將俟作者公曰否子焉用辭旣不得命乃考三亦無此字實以書徃歲有將作少監李姓陽水名善籀書尤工爲大字瑰碩多力郡邑省寺得其署題者榮而葆之大曆中客有楚因大署州門昔人措之於西偏至是公易之於南門以表揭遠近或曰宏制異蹟公一作若相期於數十年間斯盛事也不可以不識故著之於末仲春貞陵復土群臣上言請御端門赦天下改元上思慕未許故猶以大中紀年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謹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

賢者之典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集作此字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蜀本甚於恠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祝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入且三字集作問之其門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人曰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去聲延其塗故塞之遵曰是非誣且恠集作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以利乎人反是罪也余是

復之詢于群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
謹舞里閭居者思王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二字本作由是道以

廢邪用賢棄愚惟集作推以革物而集作宜民之蘇若是而不

列殆非孔子之徒歟集作也故為集作為之記云

水門斗門附

通愛敬陂水門記

梁肅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

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為

記云書載濬畝澮距川傳稱為川者决之使導然蓋一作導

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久賢哲

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集作荆江岸於揚子海潮內于和溝

通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汎

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為泥

塗舟楫陸沉困于牛車積臭含敗人中其氣為疾為瘵長

民者時興人徒以事開鑿既費累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

竭力隨導隨塞人不寬息物不滋殖百有餘年矣貞元初

公由集作以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既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

革故一作謀利革害相川源度水勢自江東而西循蜀岡之右得

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

盈而不流决而可注圖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徒修利

舊防節以斗門醜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

道不廻迂集作遠於是變濁為清激淺為深繫清澹澄集作泊

可灌可鑿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
其夾隄之田旱曠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
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膾膾原田自今以始歲其有豐
年都人誦曰沔彼流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嚮非我公有
先物之知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蠲累世之弊繇
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永歎一作也如此按陂
塘本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以名
之謝文靜晉書作靖成堰又以召公之德為稱有魏以還伍百
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
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為嘻後之人抑可以
知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
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
寮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飴會闈
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集無其字成績其詞
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集作弗合者誕
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閤本作用潛通然其襟抱虧䟽風
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
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噐童噉嚙劫眾阻兵
慄慄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李勉受命作藩爰自洛京
單車來臨遂持集作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集作

大和神應祥福五谷穰熟既度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

集洛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扞集作寇

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

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淳集注云一作維隴西公是宣河之

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

尚俾來者知作者集無之所始

新脩漕河石斗門記

穆員

分洛為漕斗門在都城東一作南中橋之右舊制喉不深

口不速東其流隨之水斯溢旱斯涸東有斜堰俾其來往終

歲不脩輒壞脩則水積高而溢南北北傷則洛亘却趾南

傷則魚遊井壓不脩則漕復干陸且其地與岸皆宜新為

不再闢而一作一易每歲繕塞斜堰泊南北堤橋之費

與盈萬其斗門之工不計蓋其弊者也安平公治三川之

暇顧念於此之疾未去且曰水之性導無不順一作壅無

不害善為水者唯其所趣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

而已是用浚斗門之下以量其入庫斜堰之上以歸其餘

庶乎饒不為增傷不為減盈萬之費歲收於公而通海之

波率土之運東西交驚合朝宗之義焉中橋之旁有古堰

廢石沉于泥沙公乃發而轉之以代寘薪之制省於自他

山而致者蓋百之一猶懼剛之不勝柔岸化於水乃受規

矩俾之追琢如斧斯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拆其勢積

石山關中流湯湯南隣鑿龍末代無愧上濟行邁是為通

橋歲三月興作四月畢事一作事畢人不見始而覩其終埒其
功用不足於常歲之數而不朽之利與皇都洛水垂之無
窮焉嗚呼物之至榮者水不得其理者懷山襄陵其次决
隄防潰城邑夫唯不爭之力然後勝之天下之理一理也
制天下之至強者其唯不爭乎於水也見公之政於政也
見公之德異日觀易簡久大之業此非其一隅哉公以為
成公之志者實肆其勤命以名氏刻于岸石仍俾末吏謹
而書之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記

橋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之

三十喪父母五十猶

一作由

縗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

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後隣邑有官脩之梁自太原西河上

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繇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為捷渡

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嘆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紀欲速

不達式

或作其

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

廼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河間

一作河關而

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馳騖彌饋餉

耄

一作耄

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

湯河濟牽射潰

一作潰

沙徙岸呀呷轉騰畚築於激射之旁

根注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

月天作霽

一作淫

兩湍悍

或作激

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

一作率令遠
驟馳通饋餉

邑老鄉人涕泗而弔之曰力竭于一作於子天不恤是而已

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

索辦筏繫舟戾舸一作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水

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夫一作僕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

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餘成在一作成無丹矐取其固勢

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

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

徒然所以義表專一作通用門功列隣境難其一善矧乃燕之

由是縣人誌之于石

一作皆唐文粹

中渭橋記

喬潭

自鳥鼠穴者茲水廣矣天依一作稅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朝

巨海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一作秦至我唐六千

甲子而獨一作循存也一作循厥弘道一作造率茲帝坑一作畿侯天

根之見當農務之隙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水工木工速而

至也揮刃落雪荷鋪成雲京兆尹紫綬一作綬而董之邑吏

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子一作

休經之營之不愆于素丹柱插於坎陷一作富朱欄施而電

炫一作炫乃虹引成勢猶雀填就功連橫門抵禁苑南馳終

嶺商洛北走滇池廊時濟濟有衆憧憧往來車馬載馳而

不危水潦起漲而轉固人思啓者吾其能濟施施赫赫轟

轟闐闐且周穆之駕龜鼉振于祀也東明之聚魚鼈稱一

時也孰若我由也一作而必達憑之而必安若以匹敵夫

何遠矣潭遂一作因行邁觀茲崇飾將刊石以表跡敢掬

札以記事亦奮歲流火之月也

井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表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

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

深源經以一作善利庇彼遠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

贏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涪一作而平之

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清

抵凝洹而不閉環四序以一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嚮

焉以燠暘之虞濟頽乏之艱昏憎者得以淘盪瘡痍者由

之蠲愈滌汰氛全沃洒蒸灼澹然不改與地配久化囂闐

為閑敞隣梵宮以一作清淨脩廊對開蓬樓鬱峙嘯真侶

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一作宿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

吉祿繁榮重一作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

刑上卿也南一作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叅貳

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是鑿井為濟川之漸

斲輪為秉軸之兆可轉盼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制一作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

節財歲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

三事豔太公之私誓乃誠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時

泥一作

一作

一作六年春三

大曆六年春季月記

一作皆唐文粹

觀風驛新井記

崔黃中

自荆門至清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有
 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磽确而塔長亭短亭三百
 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沒豎乎暑氣炎煽天地燒爍金石
 提縷半路已成温湯居者既往來一作性命難通行者固不保
 其往元和六載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之日緝寧巴
 徼統正楚風疏導瀆溜未暇細務三年政閑事已一作簡因
 議路室委餼之事饑乏汲引之道訪於幕中寮佐僉曰地
 形峭峻意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求蓮誠宜不卜然

師鑿井焉有檻一作濫

泉愚叟移山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

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使使承度宣貞絕俗仗義

真一作直副成規終此殊績於是程功歲事穴其路隅一之

日興畚鍤俾應蓂鼓騰沙培土二之日困于石飛鎚敲火

轉石磊砢三之日計功一作工未畢濺泉仄出泛濫激湍井

上千夫囁噪喧呼揚灑甘溢一作泉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

笑道邊嗟乎夫善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

曷若鄭公興一言土石之後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

慮之表見機於不牽之初如此翊君為堯舜之代惠澤必

浸於昆蟲賡國為華胥之朝息波必滋於草木况濟人於

聲教之外愛物於象數之中立德已來無出其右易曰改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邑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存鄭公有焉黃中猥從鄉一作鄉弟得厠賓筵親事揚嘉猶未盡焉一作善冀後來多士經此

樂土知有仁焉時元和七年歲在壬辰十二月二十三日

記

校正七十八字

五月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三

記十七

河渠

絳巖湖記一首

南陵縣大農陂記一首

桂州重築靈渠記一首

興州江運記一首

祈門縣新脩閭門溪記一首

絳巖湖記

樊珣

句容西南二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為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為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茫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稻剥極則賁

侯能而伸大曆十二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
能蘇罷勞一作人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

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匪顧暫勞因察其地形訪

以輿誦謀始作則定徒撰工月在休農雲其荷鍤周匝百

頃一作里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為節旱暵則決而全注

霖潦則澍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

鄉洎成奧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為之昔叔敖芍陂

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富魏邦秦稱鄭國漢歌邵杜皆謂

是也每商羊罷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觀

於耘耨我則黛波瀟淪白鳥飛城下洞庭之鳧鴈泳中流

之鱸鮓橫塘之右構為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楊楚江

蘓懂懂是途行李實獲於蔭麻歌詠或藉於觀覽愆乎哉

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榭侈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

奚述大曆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南陵縣大農陂記

帝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

川闕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

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物邪

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

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檢

姦庶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

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

瘁乎下令邑中有能脩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
 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
 殘狀非鄉黨之壽蓋不可欵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
 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惴一作騰口曰利於人
 也使吾獲戾而懼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
 於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
 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鍾管礫礮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
 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
 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
 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刃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
 不戮一人其大一作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極

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闢橫殺衝
 波泄流引洫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
 有風雨暴鬪洄復一作激換晨虺虺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
 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
 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稽一作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
 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
 乎其或火雲襲天旱魃為虐敲蒸瘴怒蛟龍追誅而翠瀨
 擺崖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
 則貫畦浮塍卒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
 族育鳧鴈之群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楊楫
 厚生之物未未不極斯其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

昔者西門豹治鄴召翁卿二字一作公治上蔡而史氏國書或作

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

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媿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

年吏民益慕而頌表尤功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擬為

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

于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况伯也一作氏功利如是吾

豈說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

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

也鄉將石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倫或參其議或

督其事泊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為

記云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六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建

一作皆唐文粹

興州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集作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一作舉周漢進

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

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

許退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欲集作飲食於是西集作四鄙之

人密集作私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惟梁之西其

蔽曰其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

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

興州凡其土地集作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于清泥

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梁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
拆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集注作水潦于積雨雪于

多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

谷委山馬牛群畜相枕集作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集本作之

西可以導江江集本不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能集作

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

以備器用即山做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縱以焚火集作炎以

沃之集作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

壞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

下以殺湍悍集注作水怒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瘴土

既導江濤萬夫呼林莫不如志雷騰雲奔萬里一瞬既今

既遠淡焉集作為安流丞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

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

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

昏札死徙克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

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

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評集作平刑議獄有衆不贖

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餽旅忘

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

不出四方集作人之力而百役已告集無就且我西鄙之職

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挹損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
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唯水
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集注西門遺
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
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焉集無此字謁工勒
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祈門縣新脩閘門溪記

張途

縣西南十三里溪名閘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
壘嶂積石而下通于鄱陽合于大江其濟人利物不為不
至矣其奔流激注巨石硨磲騰沸汹涌澆潏圓拆凡六七
里舟航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楫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若

星馳矢逝脫或蹉跌必溺灣浚中俄頃滅跡矣邑之編籍
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
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
繇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祈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
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齎銀緡繒素衣求市將貨他郡者
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
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將泛大川必先以輕
舟寡載就其巨艦蓋是閘門之險元和初縣令路君一作
常患之聞於太守故光祿大夫范卿因修作斯處其後商
旅知不履閘門果竟至籍戶繇是為之泰其來已五十五
載矣元和咸通伏臘相遠閘門始廢一作度之時功未甚至

猶利於人且久長慶中縣令王迅魯畧見舊址蓋茶務委
 州縣貴斲邀商賈而已今則穎川陳其節為祈門一年而
 政成孜孜求閭里之患果得閭門溪焉乃速詣目擊嶮狀
 吁可畏也必一作心期改險阻為安流迴激湍為澄碧乃錄
 其始製之實聞於太守清和崔公自請以俸錢及茶一有
 羨利充市木石之用因召土客商人船戶接助夫使咸適
 其願無差役之患無箕歛之弊公悅而從之自咸通六年
 夏六月修至三年春二月畢穴盤石為柱礎疊巨木為橫
 梁其高一丈六尺長四丈闊二一作三十尺堰之左俯崇
 山作派為深渠導溢流迴注于乾溪既高且廣與往製不
 相侔矣甃石疊水泝流安逝一帶傍去滔滔無滯馴鷗
 魚隨波沉浮不獨以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自夫
 徂秋亦足以勸一作歡六鄉之人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
 之源不慮不憂夫如有以見清河公求理誠至苟非良
 邑長不可以佐理穎川君臨事必專苟非賢太守以立事
 其作用堅固永久與山川齊途寓於郡下嘗遊茲邑頗熟
 本末因得以記咸通三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馬張途
 述

以上段有缺字

桂州重脩靈渠記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灘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
 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所用導三江
 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俎豆以化猿飲演墳典以移馱

吾蕃禹貢濫堯化也則所繫實大矣年代寢遠隄防盡壞
 江流且潰渠道遂淺潺潺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艫經過皆
 同暴盪雖篙工楫師駢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為焉雖仰
 索挽肩排以圖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數戶
 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耰靡間晝夜畢
 遭羅捕鮮不顛天胥怨冒險遁去矣是則古因斯渠以安
 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者莫不痛之洎乎寶曆初給
 事中李公渤庶車至此備知宿弊重為䟽引仍增舊跡以
 利行舟遂鑿其隄以扼旁流斗其門以級直注且使沂沿
 不復稽澁李公直謂親規養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協
 公心尚或雜束篠為堰間散木為門不歷多年又聞湮埋
 乎今亦三紀餘焉桂人復昔已恨終無可柰何矣况近歲
 來蠻寇猶梗王師未罷或宣諭旁午晦暝不輟或屯戍交
 還星火為期役夫牽制之勞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
 公前時轉使桂人膚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訴
 怨殆十七八矣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鎮於此艤棹嶺首
 備觀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䟽鑿版築而使艱阻如
 是耶則未校劉君素前曰遠事固不可指明近事又非不
 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柰邇來屢以迎送輜軒供億師頓
 召募補卒犒資征夫帑藏且殫間井亦蠹故無以興䟽鑿
 版築也余固為父隱一作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為家貧不求
 醫救子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又何緣帑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蘇

藏且殫而無暇救之固頃一作約公費積刀布召丁壯導

壅塞以平民病也因召君素若能主張乎君素唯之遂領

其軍事凡用五萬三千餘工費錢五百三十餘萬固不敢侵

征賦必竭其府庫也不敢役窮人必傷其和氣也皆招求

羨財標示善價以備願者自九年興工功至十年告畢其鑿

隄悉用巨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斗門

悉用堅木排聖豎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財也濬決磧礫控

引汪洋防阨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斛斛一夫可涉繇是

科徭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者噫草木無情也榮

落限於春秋然猶春則華秋則實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

物之靈擅百歲之壽安可不利於人哉况余無大勲業而

竊據寵祿宜孜孜力補尸素豈令草木反鄙於余哉於

聞害必削見益必樹蓋為此耳時上聞其興役遠降詔書

猥賜嘉獎然人臣受國恩為惡則罪一作耳為善乃常事

亦猶子孝親詎可誇乎况余審其所為未立山愧一作疑矣

又何敢當詔書之美也今所自記重脩非為名也且要叙

民之艱苦實猶斯渠豈後之居者不闕其修行者不數其

修長利民而已矣時咸通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謹記

校正二十有八字

五月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四

記十八

祠廟上

滑州修堯祠記一首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一首

袁州文宣王廟記一首 處州孔子廟記一首

諸葛武侯廟記一首 斥鼻亭神記一首

滑州修堯祠記

白敏中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劍佩有光德音不
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
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於俗阜夏四月
宿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其澤因曰古先皇

王孰神於堯蓋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寮屬將校質明而
往鍾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勝
蠶如答未及迴車重陰已周密雨輕洒稿苗特起逮夕及
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曰天災滑民仍歲不登
道殣流離十年于茲公能以誠明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
積逋於餓隸變旱歎為豐稔固當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
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楹四周丹紕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
依是宜搆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為之記時大一作
寶大曆二年七月二日建立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

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

以寸管測明一作景非以尺圭航大以一箒廣不能逃其數明

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一作備哉夫子生後於天地

而知始亡先於天地一作始而知終一作始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

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溥三代

禮樂吾一有知字其損益百王憲章吾一有知字其消息君臣以位

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於無一作其有物釋

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者一無此字我先師夫子見之矣矣字

一作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

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

彌彰一作遠而彌光用之而者昌捨之而一作者亡昔否

文苑英華 卷之六 昌捨之而者 亡昔否

於宗一無字周今泰於皇一無字唐不然者何耀一作被袞而裳

垂梳一作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而一作之

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稽漢

室名振伊鼎跡泯味道力餘功文一作學吞漢臺賢負伊

其為政也剛而能斷柔而能吐其理身也靜爾深谷澹然

澄江紆大君之明命注賢相之清選三十六字一作其為

也柔而立國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寅奉聖旨廊新祠堂一作寅奉詔殿

字廟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栢分行徂庭自肅入室知

貌一作羅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栢分行徂庭自肅入室知

加一作敬陳牲牢而在旅一作問蓬豆而無筭天下大

軍之後一有也字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一有也字俗媮而迷

歸懿文一作尚儒以戢兵尚德以一作義銷戰使人從善遠

而不自知大哉表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政事

一作才思練達德音一作政事和理風聲樹而一作於丕變毗頌樂而

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玕玉巖黍稷公品覽容色窺相公

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客

一無此字自帝輦一作卿聿來一作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歸歟

而食一作歸味一作尤績前尉許摯一作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

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一作皆唐文粹

袁州文宣王廟記

蕭定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賚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者則禮樂墜

於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
既衰諸侯擅命時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
其能邁天命要于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
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為有土之君南面而
治則大道洽于群物一作動而况於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
况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民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
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未富一作窮世數之相變
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觀乎有國有家
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脩身以及家
齊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
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燦然明白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上下一作下土以一作矣是故用其大者治大用其

小者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
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
得而知矣夫子宮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
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將天地
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者乎稽夫兩楹坐奠惟
夫子疇昔之夜夢尊為人君惟開元御曆之辰應之則開
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人君之化矣大曆元祀定自尚書
左司即中試秘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祗膺典禮式展誠敬
入夫子之庭廡美聖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半落俎豆
斯在穰桶全崩靈像頽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

修府察從胄子

一作曹吏

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匠

祇敬藏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六十二子之容江

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朽廊廡庭除罔不畢

葺造且簞簋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

聆金石之響冀夫表江之上將弘洙泗之風表山之人能

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恒一作日

能之也冀能者廣之述而不作識者可爾時大曆二年協

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慶州孔子廟記

見八百四十六卷

韓愈

陳留邵文宣王廟記

見八百四十六卷

陳蕙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

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

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

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

豈曰能賢斯可為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

運也故至一疊而不可却終一疊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

膠無以正其色塩池斯鹹弊筮一作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執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

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

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

延州一作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詞哲人其

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虛此字無

歎焉詳其精義枝一作被物鈎深攻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

而窺其墻仞矣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

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

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外正眾臣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

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南非由典禮諒無取焉

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一作獻奠贄幣具一作宜列于軒

廟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詞不足頌其休

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一有大唐二字大曆十四年歲在

巳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

諸軍事守潤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拜尚書戶部

侍郎蘭陵蕭定字梅臣記一作唐文粹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木水武侯命世實念

太集作望極魏姦吳輕去聲未獲我心集作心齋葺集作脩宇南陽堅

卧不起集作待主三顧稍晚群雄初定必也彗掃是資崑立變

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

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

形蜀本有亦首吞咸鎬尾東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

後魚驅勾吳東人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

劉張

在日月列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

武侯之才知已託國集作付托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

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馬集作車荐駕不復中

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

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賸其原夫民無恒集無

此歸德以為歸撫則思雲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

不可使思當其集無此字漢道方休哀平無政集作罪王莽乃欲

憑威寵造符命賜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

也及其集無此字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

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六字集作開張論集作季世興振絕緒論之以本臨

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春先主之命

善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善

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雲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

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

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或作

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特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

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

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集有二字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

且千歲元和九年蜀本作元河東薛公由刑部中刺道州除

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

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

蜀本
作毀

鼻亭神記

柳宗元

趨集作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

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

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

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惇忠睦友祇

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遠一作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為集作有不善雖

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况斯人乎州人集作民既諭相與歌

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髻童之羸公

實智之鰥寡集作孤孔艱公實遂之執尊惡德遠矣自古執

義歷昏俾我斯暨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泊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

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遠於蠻

夷不唯止集作禁淫祀出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碑知

教之首溫陵黃伯光曰柳子厚斥亭神記詞極嚴正至

王陽明復象祠記其意又何其溫厚也蓋子厚疾

象惡之深而陽明闡帝德之大二作可互相發云

校正六十四字 五月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

記十九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一首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一首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一首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一首

茅山白鶴廟記一首

新修四皓廟記一首 修黃魔神廟記一首

祈禱

禱河侯廟一首

禱聰明山記一首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濯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爲之首既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爲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鳥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頃大曆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爲塗潦今京東和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陞時以監察權領一作是邦憂國卹人顧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役徒修隄防導溪澗積溜鴻湧白波如山西逝北滙散于沒女監一作斯池叮嚀不

沒廬室獲全繫公是賴矣粵翌日亦旣開霽紅鹽自生及掬傾筐或璽或栗形攢伏虎色澈卅砂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狀于戶部侍郎韓公滉滉韓公伏奏于代宗代宗俾諫議大夫蔣鎮覆之則編于史冊薦于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鴈之應野蠶魯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兼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創茲神寢卜津涯六十里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揀陜陝椽橐橐工惟力競後君子來俄結構以時起儼塗墍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煥冊青睞容穆如甲士顛顛則聰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森然樹以修槐羅以香草則風涼會舞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

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秩
齊四瀆禮視三公亦為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嶺澠南
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
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
御史京東和糴使逮于斯任豈唯執憲簡頒益政三字一
之政必將秉造化應品之和美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
自東鄙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天多築護之盡力輒採聞
見題于樂石庶丕績不朽與池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
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權德輿

山林川谷能出雲為

集有風字

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蒸之

鍾陵風雨池在山西

集作西山

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脉散

清淺數里匯歸于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

回復風雨之所蓄池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

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歲於

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薄厚大

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鞞篤厚之

化易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

集作誦

相聞歲在丁卯

六月大旱公廩身焦思所以救之之道撰日繫誠有事于

神齋心夕往犧舳宵濟厥明至于山下達于祠亭

集作字

精

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

為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露遍蕩洒疵癘布

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
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祀化彼災沴爲釐爲福
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歲穀奔走來告繇是九江
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推陰陽啓閉之數相區區江都
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
有頑薄之俗以誠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
此之盛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于公記
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參會若合符節是用追
琢巖石俾邦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 盧恕

捨人事而介福專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爲也苟不以仁

惠愛民而止以墮怠理道持其酌芳饌以交神神在聰
正直豈許之乎若憂勤焦思訪接無怠於賢人且不遺况
賢神乎所以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也楚州以一作

淮壖矣太宰伍相廟置在一作吳時臨刑溝當代越時爲

餽運所開太宰經畫及因讒而沒其神憑大波雄憤無所

泄蓄爲猛飈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祠一作溝上歷代皆

崇其祠推牛醢酒小民有至破產者北齊清河王勸刺一作

判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瀆非神之意其風稍革國朝龍

朔中爲狂人郭行真所焚乾封初準勅重建大中十歲四

月十八日上以山陽荐災當宁憂軫曰非朝之顯德清望

有材者不可分吾憂子衆姓於是詔兵部郎中榮陽公守

邵立政行道得民之心每雨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請
之靈貺立答連歲豐穰豈得一作非神之陰贊耶舊廟敢隘
淺迫前橫岸道塵全玷褻公默圖將顯大之且俟誠化更
廣即增張神宇俄有州人蔣容者啓公請合財葺之殆天
啓乎何冥契如是耶於是開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
從等畢新廟之域一作也面河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
像設新而英姿益明旂新而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
階可以勞拾級管簫朝奏一何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
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林谷川澤民
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山谷彼
青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泊詔徵公爲左諫議

大夫釋符之日恕蒙公付以留務行及祠前顧謂恕曰有
事或誠存太宰其應也如響今去能無感焉君民爲我編其
修建之由恕謹奉教一無僞飾公之始至也承菑沴之後

墟一作

廬一作井殘矣廩藏空矣道旣疆殍亦充塞及公之布

德也四時洽暢千里醉歌幫簫皆溢庭無訟人鄉縣郭邑
致十倍之繁富廊宇亭肆興萬堵之宏麗休祥表見仁聲
流揚傳車云歸者少遮道竟夕不得前雖古之良二千石
實有慙色素負讓損不先之道至於理功皆不欲人言恕
親吏也其可隱而不書巨唐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記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汪台符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疑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

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
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失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
鹿無主群雄率舞公矯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
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
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新安志鎮靜一隅以待寧晏
識機慕義志作化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
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己瞻玉闕言懷
龍劍一沉死而不朽真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
丈之歎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
邑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
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宜應復新棟宇遂

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餼物不告勞
民惟求舊濟于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
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趨之所謂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
堯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
間有奴狂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
犯蹕我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
繞一作我馬筆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
司空潯陽公獨危一作陶雅嘗為歙州刺史二十年仁義禮樂餌舒池常
潤於歙最為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長大本豈於莊嚴
一作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

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
羞辱主之命詔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
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

茅山白鶴廟記

柳識

茅山舊句曲也本記云內有靈府空通五岳其外山形似
已因名為句曲自軒轅鼎湖之後世多近智所謀一作真
有故金闕玉清大聖至神一作誠之事真靈時闡於人間以
彰道妙則漢元帝世有茅君積襲道德來受仙任遊內統
外澤加幽顯邦人瞻戴因改為茅山玄教既溥二弟亦此
山得道三峯是三君駐雲鶴之所備詳傳記至明帝永平
二年詔勅修崇其廟後代相承一作傳罔敢或替我國家續

承真晉宗奉至教一作玄門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於山之西
偏制置祠宇度道士三人以修時醮列在祀典夫廟享功
德顯默殊致以道而言則天地之外亦有獲載陰陽之外
亦有生化斯乃虛而有象運而無形蓋顯為皇王師範道
之形器也隱為真靈變化道之精微也體雖隱顯心則感
通有無交暢化乃大備初真人既受羽節留二弟於句曲
而謂之曰吾今去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三月十
八日十二月二日邀師携友以來遊紛有好道者待我於
是乎吾自當科之有以相教則法之本也內習精真冲寂
外行廉清仁惠每歲春冬皆有數千人潔誠洗念來朝此
山自漢至今宇宙間潛修精感轉自一作相化誘其可勝紀

乎若然者我真人玄功聖德陰陽妙用豈言能盡歟夫學道則所見無有不忘得道則所忘無有不在多泯迹於常或標靈引類不顯定一理始曰無方之用孰知終極是知聖人情忘愛存慈勸不已益見道之至也真人昔將輕舉俯視六合虛徐翔翺於是綵雲自異靈鶴自至昔亦如天之運行日月爲照星辰爲曜則日月星辰爲天地光大之用天豈有之自是真富也綵雲靈鶴爲真聖昇虛之用聖豈待之自是真貴也世之賢士高位濟俗乃無意於車輿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寧有意於雲鶴廟者亦如人思邵伯而愛其棠也道士容行延生法成常崇珣等經營修奉歲月久矣願刻金石以志于山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三月十八日記

新修四皓廟記

國之所以病者在乎名分差賞罰謬賤妨貴孽代宗河決樹顛可拱而俟夫聖人作則必建皇極叙彝倫植禮爲防坦順爲路使尊有定位下無餽心春秋垂子貴母貴之文年釣德釣之說姪娣審於左右文質殊其後先等威著明條貫纖悉選師保以教之設疑丞而輔之春誦夏絃一物三善故刑于寡妻文王之所以正家道也抗法伯禽周公之所以致頌聲也昔申后黜而小弁賦于朝寵而王室亂獻公從筮晉祀如緹楚建遇諶芊姪累棋列于格言垂作殷鑒漢高皇帝提三尺劍奮布衣夷秦剪項南面而帝及

乎踈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搖海內失望向使安車空駕羽
翼不來蹈金寒玦離之蹤成母愛子抱之計四百之祚岌
乎殆哉非四公之高名不能割漢祖肌膚之愛非留侯之
奇策不能振大賢金王之音然而顯晦異宜語默殊周塗
山玉帛有櫛風沐雨之勞陋巷簞瓢無被髮纓冠之責蕪
濟獨善相與背馳唯四先生兩有之矣往者明祠頽壞靡
有孑遺太傅蕪中書令許國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
甚美神彩若生如裁兔鹿之書似指狼羊之喻松涼掛燠
雲白霞丹坐視天倪時聞地籟公秀發人瑞雍容國楨一作
襖本於忠孝文以禮樂每絕編而嗜學當吐舖一作以迎
賓至于戡定之懋動廉察之殊政則銘於彝器藏在史官

宜有如李文子者請之太史克者詩之非昧者所宜造次
道也公以為四先生避秦亂逃漢祿而所立利澤如揭日
月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避事全軀保
挈一作挈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故公之飾是廟也
疑作挈見聖王固本之制焉有詩人伐檀之志焉豈特燭耀巖穴
旌賁隱淪而已光化二年十月一日記

修黃魔神廟記

袁循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
十七日泝三峽次秭歸時蜀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悸而
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一作寐又
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將祐助明

公出于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
以朝夕期幸與我俱遊與我不忘矣一作言之神許諾
自是抵于黔又遷于羅每陔險艱神一作况一作如在泊公遷
于朝神夢告歸公曰將設一作廟列塑于宮之傍丁酉歲
公從弟焄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
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
既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按靈寶經南方有大
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橫天擔力謂能力扶吳蒼周覆萬
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弘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
黃魔降監爲公之兆朕乎噫天爲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
輔於有德是必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知也循
九日司戶叅軍袁循記

祈禱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刻
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于
我者多曲架榱桷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
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
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
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旱禱
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壩列旌旒率

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為侯拜聲以具樂醜以清
觴腥爛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
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
燥公曰時雨難再將柰秋成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
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
丙辰雨已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徼
侯既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既既應多稼織野寒耕熱耘
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堤却驚波也
公仗戎鉞禱于河濱勤其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其
雨零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昭一作
若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閻公揖曰齋誠以動神

者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
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汎濫將魚滑人滑人祝
侯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
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于石會昌六年九
月一日建一作
記

禱聰明山記

盧瑱

聰明山之神蓋倣落上古不知其始興也一作其所若曰

禍淫之謂聰降祥毓物之謂明美稱備焉取名斯在觀夫
群山逶迤自西北而茲鎮秀拔屹臨東夏揖岱宗於遠邑
延旭日於高標豁開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麓迴合窈冥
禳祈必徵肝鬻如視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有

功及物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歲右僕射范陽
王總戎之三年詔自上黨撫廵東封登車誓師講若畫一
萬旅齊列千輪北一作衝振蕩林巒翩翩旃旆雷動雲馳
不聞人聲公清明在躬文武是憲翼聖濟俗宣威靖難中
伯旋謝太公祖但齊華夏具瞻今古榮觀冬仲月生魄至于
茲山齋莊廟庭躬執祀事於是大備控揭畢陳犧牲神之
格斯歆我明德君子曰惟精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
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和叶而茂勲立公之舉也神之助
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變化神速臻於是耶故詩曰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又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其在於公乎項
謬職分符今逾一紀復奉威命舊拜邦惟新黎庶其蘇邦家
之慶祝公壽考永固河山夫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乃刻石
以紀傳於後人自公及監軍使幕客郡守列將等咸載名
氏云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記

校正四十二字

五月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